



故园的鼓声



□杨建义

北风卷尽晋南山脊的残叶，汾汾二水的余温便漫过绛州古城的青砖黛瓦。这座枕吕梁山、襟峨嵋岭的千年古邑，从西周郇国的礼乐中走来，在隋唐卧牛城的规制里沉淀，于明清直隶州的繁盛中留香，却始终如一位固守本心的智者，在文旅内卷的狂潮中，做个稳稳的“不倒翁”。

踏入小年的绛州，龙兴广场的千年旺火已冉冉升起。这火似从《左传》的字缝中钻出，带着竹筒的温热与墨迹的沉香，在暮色中燃成一片暖红。恰在此时，绛州鼓乐破空而来，不是零星的点缀，而是如四面八方涌来的惊雷，滚过城墙，漫过街巷，撞在青石板上，弹起千年的回响。鼓手们赤膊挥臂，鼓槌起落间，我看见先民在黄河岸边的呐喊，看见薛仁贵出征时的战鼓铿锵，看见李唐盛世的余音绕梁——这旺火燃了千年，暖的从来不止腊月的寒气，更是绛州人血脉里未凉的文脉；这鼓声响了千年，传的从来不止市井的欢腾，更是华夏儿女刻在骨子里的精气神。

鼓声未歇，钟鼓和鸣，将文脉的温

度推向澄澈的高处。城隍庙前，钟楼、鼓楼、乐楼三楼并峙，这全国独一份的景致，在新春里迎来了最具仪式感的祈福盛典。当暮色漫过古院，编钟的古朴与电声乐队的现代交融，楼上四面大鼓、楼下数十面小鼓齐擂，钟声悠远深沉，如大地的呼吸，穿越千年风雨，诉说着古绛州的兴衰更迭；鼓声清越厚重，如天籁的羽翼，承载岁月期许，传递着新时代的美好祝愿。钟鼓相和间，是《周礼》“钟鼓乐之”的礼乐传承，是古人“敬天法祖、祈福纳祥”的初心不改。游人驻足凝神，钟鼓声里，人世的纷扰悄然沉淀，唯有文脉的微光，在心底缓缓流淌。那一刻，绛州不是一座城，而是一本翻开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温度，每一字都藏着深情。

室内的舞台上，《千年回响》《鼠国奇缘》两台大戏，以创新之力，让文脉焕发新生。《千年回响》以歌舞串起绛州从仰韶文化到新时代的沧桑变迁，光村遗址的彩陶、晋国都城的霸业、明清市井的繁盛，都在光影流转中缓缓铺展，演员的舞姿曼妙，歌声悠扬，将“文脉绵延不绝”的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而鼓乐音乐剧《鼠国奇缘》，则将世界级非遗绛

州鼓乐与西方音乐剧巧妙融合，源自木版年画《老鼠娶亲》的故事，在梦境般的舞台上徐徐展开，小鼓手们挤眉弄眼，鼓点灵动清脆，既有喷呐的欢快，又有锣鼓的热闹，年过七旬的老者，能在鼓乐中听见岁月的回响；返乡的年轻人，能在新潮的演绎中，重新读懂家乡的文化底蕴。非遗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在这里，它们是活着的、爱着的、悲喜着的，是古老与现代的完美交融。

除夕夜的绛州，灯火如星河倾泻，鼓声穿云裂石。龙兴塔静静矗立，飞檐斗拱在鼓乐声中更显庄严，元代的古钟，每一声敲响，都似在与千年时光对话；汾河水潺潺流淌，每一朵浪花，都似在吟唱文脉的悠长。人们提着花灯，走过青石板路，走过城隍庙，走过龙兴广场，不争景点，不抢流量，只是静静行走，让鼓点浸润身心，让灯火温暖心房。这不是刻意的文旅造势，是文化家园的自然生长；这不是浮华的短暂狂欢，是文脉跨越千年的深情回响。

离开那晚，车轮滚滚，载着我离这座古城越来越远，可那鼓声，却始终在耳边回响，穿过街巷，穿过城墙，穿过一千四百年的时光。



喜春(外三首)

□孔春枝

醉春
山河锦绣江川丽，
气象宏开满面春。
岁月如歌皆胜景，
花儿桃李醉芳唇。

咏春
好雨知时春扑面，
薰风催绿柳枝条。
河清海晏莺歌唱，
气象翻新颂舜尧。

追春
绿铺沃野觅奇珍，
燕舞晴光霞彩晨。
紫气东来花竞艳，
清风邀我去追春。

乡院春灯(外一首)

□郑科

寻常烟火人间气，
心安之处是故乡。

红梅报春
疏影横斜插玉瓶，
丹砂点点照窗明。
瓦上霜痕凝故事，
阶前尘迹印沧桑。



年关的鱼味儿



□黎建月

说好的，今年不买带鱼了。收拾起来麻烦，太腥，弄得满屋子的气味，鱼塘似的。

“还是买点吧。”琢磨再三，她终究还是一边嘴里念叨着，一边抬脚出门。理由很单一：儿子爱吃。

其实，儿子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儿子了，黏着她的、可带着遛街的，已经被儿子“二代”所替代。

一进门她就说：“买的是舟山带鱼。”言外之意，买的是正宗的好东西。

舟山带鱼，怎么知道就是舟山的？舟山的带鱼眼睛小呀。

得，又孤陋寡闻了，第一次听说。说话间，屋里的气息一下子被她手里拎着的黑袋子散出的气味强行霸占，对话中断。说是舟山的，就舟山吧，姑妄信之。舟山带鱼眼睛小，可她的眼睛睁得大着呢，一点好坏也休想逃过法眼。

这个岁数的女人，子女永远是第一位，这大概是天底下做母亲的一铁律？

于是想到：也对。公理，得公心，私理，则私心。想通这一点，便明晰了世间的大半道理。

那么，舟山带鱼为什么眼睛小呢？独特的生长环境吗？说是北半球，黄金分割线，长江、钱塘江、甬江三江入海口，暖流与黄海寒流的交汇处，水温较低盐度高，水流急缓相交，水质优异，云云。如此，这里的带鱼生长速度缓慢，身体形态便更加紧凑，遂成“三小”（个小、头小、眼小）体型。于是乎，小眼睛成辨识其出身的方法之一。

还说，“三小”加“一厚”：一厚，则指其肉质肥厚、身形窄而厚实，即在同类重量下显得更“丰腴”，肉质也更紧实、细嫩。

又言，与捕捞的方式关联：雷达网带鱼。这种方式能最大限度减少鱼体应激，保持鲜度。

有点玄之又玄了。说了一大堆，还不如我的一句臆断：“也许只有一个道理可解：小眼聚光，好盯着她的孩子们，别走丢了。这才更贴近天下母爱的意义。”

“山名为舟，则动而不静”，好一个“千岛群岛”的舟山。跨越山海来到贵地，竟然只落了个“小眼睛”的名分。

想想，流量叙事的当下，文创顶流的当下，也幸亏舟山带鱼的“眼睛小”，歪打正着，反倒让人记住了舟山。

总嫌她把鱼洗得太过于干净，灰白都被刮成肉色了。为此还牵强附会道：“水清则无鱼。”

“废话，不洗干净怎么吃。”

我的歪理，在她的固执面前总显得多余。只好说：年关了，如果路过谁家，无意间闻得窗户里飘出来的鱼腥味，大老爷们先别急着嗔怪啊。也许，那股味道，正是人世间一种至味的母爱呢。



大年初一

□王志让

年前腊月的一天，几个儿媳来到家中，对婆婆说：“妈，今年过年，您和爸就别操心了，都交给我们来办！”

置办新衣是一桩大事。儿媳们去了镇上和市里，从帽子、鞋袜到内衣、外套，买回来满满一大包。回家后，她们把衣物摊在床上，让我们一件一件试穿，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换成了新的。衣服颜色搭配协调，款式洋气时髦，我们老两口感动得只会咧着嘴笑。老伴嘴上说着老了穿干净保暖就行，不必破费，可脸上的笑容却像盛开的花朵。虽说我们没有女儿，可这几个儿媳就是贴心小棉袄，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

年关的饭食准备也是如此。腊月二十六村里集市，肉类、蔬菜、厨具，她

们全都购置齐全。二十八、二十九两天，她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择菜、淘洗、切菜、剁肉、杀鱼，各司其职；蒸、煮、卤、炸，样样准备妥当，就等着大年初一全家团圆，美美吃顿大餐。

大年初一的黎明悄然来临，一轮红日从东方缓缓升起，金色的霞光洒遍大地，寒风夹杂着丝丝暖意，欢快而轻柔地从屋顶掠过。我们老两口早早吃完饭，换上小辈们买的新衣，和街坊邻里逛街游巷、玩玩棋牌。大家看到我们穿着得体，纷纷竖起大拇指：“你们真是好福气，娶到几个这么孝顺的好媳妇。”

正说着，孩子们从城里回来了。一下车，一声声“爷爷奶奶新年好”“姥爷姥姥新年快乐”，清脆又亲热，听得人心头一热。老伴连忙拿出红包，分给还在读书的小辈，盼着他们好好学习、长大

成才。几位已经工作的孙辈，还执意要给我们塞钱表孝心。

整个上午，厨房里妯娌们在灶台旁忙碌不停。饭菜的香气透过门窗缝隙，飘满整个院落。我和老伴搬来一张小桌，陪着儿孙们在院落阳光充足又避风的角落，摆上零食，围坐在一起。大家一边嗑着瓜子、吃着糖果，一边悠闲地拉起家常，聊着一年的生活琐事和新年的打算。

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响声和院子里欢声笑语的聊天声交织在一起，在小院久久回荡。这声音，如同柔软的丝线，将一家四代人紧紧连在一起。

看着眼前子孝媳贤、儿孙绕膝、四世同堂的景象，我心中满是知足。一家人平安和睦、相亲相爱，便是这新年里最珍贵的幸福。

柴禾堆前的念想

□雷晓琪

麻村的春风，还是老样子
温柔地拂过二姑家的柴禾堆
那些柴禾圆滚滚的横截面
像时光的年轮，层层叠叠
堆积成记忆

站在柴禾堆前
童年一帧帧浮现
二姑的脊背，曾是我的山
我伏在上面，走过田埂四季的轮换

如今，她的背弯成了柴禾的弧度
柴禾堆得很高，像日子的重量
冬天取暖，夏天烧饭
烟火气里，藏着她的温柔
也藏着我大女儿阿蕾的童年

二姑父的耳朵
听不清我的问候
却能听见柴禾燃烧的噼啪声
他的眼神
像灶膛里的火
依旧明亮

我抚摸着粗糙的木柴
像抚摸二姑布满老茧的手
每一道木纹，都是岁月的刻痕
每一块木头，都有故事的温度
童年的笑声，还在耳边回响
人却渐渐老去
我只能站在柴禾堆前
看时光，把亲人的身影拉得很长

人的一生，像柴禾的燃烧
从青葱到灰烬，不过一瞬
而那些温暖的记忆
却永远
不会黯淡